

小說

安魂曲

4A 梁景希

(一) 垂憐經

叮噹叮噹。半夜，門鈴聲特別令人困擾。父母睡房鎖上了，而且母親鼻鼾聲驚天動地，他們一定聽不到門鈴聲。我不可能叫他們開門，家中又沒有傭人，唯一可以應門的人只有我。我無奈地下那令人懷念的床，穿上拖鞋，以緩慢的步伐往大門走去，心想：「又是他吧。」一開門，不出我所料。這個穿着西裝的夜歸人住在我隔壁，時常開夜班計程車。開計程車也穿西裝？我只可以說：他就是這樣奇怪的了。

這次他不知又有甚麼事。隔着鐵閘，看到他拿着兩個熱呼呼的杯麵，我已經知道是甚麼事了，無奈的說：「你又來了。」然後轉身走向廚房，從廚櫃裏拿出兩雙筷子，走出家門坐在門外的樓梯上，給他一雙筷子，再接過杯麵大口大口的吃着。我對他說：「你丟掉了家裏的筷子？還是沒有帶家裏的鎖匙？」他大笑起來，差點兒噴麵。我已經知道，他又沒有帶門匙了。

他姓徐，名叫安，他說母親給他起名字的意思是「隨遇而安」。可惜，他父母早死，他並不知父母太多的事，甚至不知他們的名字，所以他很羨慕我有個健康的家庭。

他常常要開夜班，但也毫不介意，下班就去我家附近的便利店買兩個杯麵，加了沸水後，就到我家敲門，要我陪他。他為甚麼要找我？因為沒有其他人會在半夜陪他吃杯麵，也許是精神虐待，但我並不這樣想。

午夜的時間過得特別慢，特別長，我們會向對方傾訴心事。雖然年齡差距很大，接近二十年，但我們並沒因此而影響友誼。不妨說，我們就像親兄弟，不對，是比親兄弟更親的兄弟。

*

*

*

我們這對組合的友誼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但時間始終會過去。幾年後，我們的親密關係因一件非常突然的事件而中斷了。

那天我收到一個來自醫院的電話，電話裏的聲音告訴我徐安患上了絕症，已經是末期了。我心情沉重地跑進病房，看到面如死灰的徐安，而旁邊的醫生已經在搖頭，說他過不了今晚。

到第二天，徐安去世了，因他並沒有親屬，所以只有我為他的去世而難過。

之後的幾個月，我常常坐在我和徐安平日坐的樓梯上，吃着杯麵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不禁流下淚來。

希望你在人間還是黃泉都能人如其名，隨遇而安。徐安，安息吧！好鄰

居，安息吧！

（二）羔羊贊

我自小都在父母照顧下成長，從未離開過家門獨自過夜。直至中三的暑假，機會出現了。在我家樓下的明愛服務中心，貼出印著「宿營」兩個大字的通告。我被這項活動深深吸引，得到父母同意後，立即報名參加。

出發那天，我背著行李走到集合處準備上車，開始首次獨個兒的旅程。

過了半小時，我到了目的地馬鞍山北潭涌渡假營。一下車，我便給那裏優美的環境深深吸引住。渡假屋十分漂亮，河水清澈，各式各樣的康樂設施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，簡直是石屎森林的世外桃源。

我們先到房間放下行李，然後自由活動。朋友都去了室內遊戲機中心，而我則獨自一人四處遊蕩。我租了一輛自行車，騎著它四處遊覽，最後在湖邊的渡頭停下。湖水清澈見底，魚兒在湖中游動，我急不及待的提出魚竿，往湖中拋出魚絲，等待上釣。當晚，我提著一桶魚回渡假營參加營火會，因為肚子餓了，魚燒得特別香，特別美味。我們一邊唱歌一邊跳舞，有人在彈吉他，人人都手舞足蹈。

在一輪活動後，人人都已在營內入睡了，而我卻精力充沛，在床上輾轉反側，最後眼光光的坐在門外的石階上，看著天上星星。我感到一陣陣寒風迎面吹來，我終於知道，我孤獨了，我感覺到孤獨了，原來，我需要的是家庭，並不是自由。

突然，聞到一陣杯麵的香氣。我沿著香氣的方向望過去，是他！他來了，這個穿西裝的夜歸人來了！徐安來找我了！我們同以前一樣，在深夜吃杯麵談心事，永不分離。

到了早上一睜開眼，原來只是一場夢，一個令我所領悟的夢。

（三）進堂詠

從踏出公車的一刻開始，我已經有種不祥的感覺。為甚麼？這裏是人類與死神角力爭持的地方，感到不安是理所當然的。如果不是要探望朋友，我絕對不會到醫院來。

一踏進門口，我已感到一陣寒意，那裏嚴肅陰冷的氣氛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我不禁加快腳步往詢問處走去。「請問，徐安在哪病房？」一直抵着頭的職員抬頭望望我，手不停翻動簿冊，然後很有禮貌的說：「徐安先生在五樓南翼七號病房。」我點頭，背著她說一句：「漂亮的女護士。」向電梯大堂走去。

走廊上坐滿了候診的病人及家屬，有的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蟥，眼睛瞪著號碼的顯示屏，想著何時輪到自己，也有少數人氣定神閒的喝著飲料，看著醫院

提供的報刊。

拐了幾個彎，我終於找到升降機。電梯門打開了，我正想走進去，突然又停下來。升降機內放着一張流動床，床上的病人全身都被白布覆蓋，流動床推出時，突然伸出一隻手，一隻下垂的手。旁邊護理員見狀立即把手放回去。我識趣的側着頭走往另一部電梯。

在升降機內，我驚魂未定胡思亂想，腦海裏浮現徐安不測的影像。升降機久久也未到達，我大力按鈕，敲打牆壁，在電梯內踱了三個圈。

不知過了多少分鐘，終於到了五樓，我急步走出往南翼走去。在二號病房的門口聽到家屬淒慘的哭聲，在五號病房外看到一對流淚禱告的母子。有人說：「在這南翼內的也死得七七八八了……」。「七七八八」，腦袋裏只留下這幾個數字。我不理會走廊內迴蕩的哭聲、家屬的冤詞。我越走越快，只想立刻到達他床前。我兩手撞開了病房的大門。

我走到病床前，看看病歷表：徐安／二十五歲／消化不良……

「消化不良！」我大叫一聲。這一聲過後，我輕鬆起來了，向他大笑說：「以後別吃那麼多杯麵啊！」

教師回饋：互相連貫的獨立單元組成的故事，令人想起《無間道》三部曲式的結構；時序先後顛倒的敘事方法，類似《危險人物》（*Pulp Fiction*）打破直線敘事的技巧；好友大限未至尚留人間，則帶來劉以鬯《打錯了》那種先死而後生的喜悅。小說別出心裁，情節安排出人意料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安魂彌撒中的《進堂詠》一開始就聲明「天主，賜予他們永恆的安息吧！」那些不信未信的靈魂，可以得到主懷安息的歸宿嗎？